

我与城

从鲁迅故里到秀美鉴湖

■赵利辉

最近的一次短途旅行，我和妻决定带3个孩子去绍兴。

这3个孩子中，我儿子大宝年龄最长，今年13岁了，然后是小舅子的儿子二宝，再就是妻妹的千金小宝。我们三家不住在一处，不过其他两个孩子每逢大节大假都会在我家待一段时间，我便成了他们的老师。孩子们贪玩，心总定不下来，不是闹着要去湘湖划船，就是跑去湖边掘草挖泥鳅；玩累了，摘湖边的荷叶，每人头上戴一顶，坐树荫下说他们自己的话。妻担心孩子们的安全，每次外出时都让我跟在后面。我对妻说：“新学期新气象，今年小宝上语文课会学到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，我们就去鲁迅先生的家乡看一看吧。”

自移家杭州萧山，这里就算是我的第二故乡。从萧山到绍兴，坐动车过去，不超过半个小时即达。浙江的读书教育传统源远流长，据说过去乡间的规矩，小孩到了六岁要去上学。入学当天，孩子穿戴正式，提一个腰鼓式灯笼，上书“状元及第”等字样，挂生葱一根，意取聪明之兆，然后拜孔夫子而上课……这样的仪式如今似乎又回来了，在三味书屋前，我见到不少家长在孩子的书包里插一根大葱。我还是第一次来，见此景象不觉哑然失笑，但也“入乡随俗”，买了3根生葱，让3个孩子双手拿着，朝书屋挂的那副古画拜了拜。转到大厅，又对鲁迅先生的塑像鞠了3

个躬。

鲁迅故居的后面就是百草园。园子看起来不小，给篱笆围了起来，孩子们不能像鲁迅先生小时候那样去寻覆盆子、木莲藤和拔泥墙下的何首乌。屋后果然有两棵树，一棵是枣树，另一棵也是枣树，都刺着天。

绍兴已将先生的故居原样恢复出来，打造成了一座文学圣地。鲁迅故里开设有一家咸亨酒店，门首立着一尊孔乙己的塑像，他站在那里似乎刚喝完一杯残酒，微醺，正数着手里的茴香豆。他的腿还好着，身板挺直，看起来颇有些骨气。那当街的曲尺形柜台，用以温酒的爨（音同“窰”）筒，以及供

人坐饮的荸荠色条桌长凳，都显示出古朴的情致和意趣。柜台上摆着被绍兴人称为“过酒坯”的下酒菜，种类有豆腐干、百叶包、烩鸡蛋、熟蟹、茴香豆等，也许都保持着孔乙己那个时候的风味。不必言语，把硬币当成当年的铜板，一枚一枚地摆在柜台上，新咸亨酒店的掌柜便心领神会，笑着端上一瓷碗黄酒，几个小菜，一碟茴香豆。

别了鲁迅故居，我们选择去鉴湖划船。鉴湖亦名镜湖，据说唐开元中，秘书监贺知章归山阴故里，请求以镜湖为放生池，后受诏赐镜湖一曲，此湖因此又名贺监湖。湖本甚广，地方志云旧跨山阴、会稽二县

之界，总纳两县三十六源水，东接曹娥江而通潮汐。但自宋代以后，湖渐淤为田，至今日以小湖之态显露。虽不大，但鉴湖如一面美人镜，光洁透亮，静藏在绍兴的草泽之间。鉴湖附近的景色，清平澹远，湖面荡有乌篷船，整体意境十足。最妙的是湖水把人影船影花影树影全摄了进去，夕阳下，又清晰显了出来，远处的会稽山峰，正巧映在湖的中心。湖中小岛上，绿荫丛中掩映着一座仿古楼阁，据说那是陆游的隐居之地“快阁”。“千金不须买画图，听我长歌歌镜湖。”“镜湖清绝胜吴淞，家占湖山第一峰。”这一面水镜，每日临照出诗人的须眉，他

拄杖枯坐在湖边，就这样一天天老去。他已无力打出手中的漂石，心中的涟漪，只能借一袭晚风吹起。

提到鉴湖，当然要提女侠秋瑾。她性喜任侠，勇敢潇洒，理想远大，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。她和鲁迅等留学生有过一次会面，然而并不愉快。彼时的鲁迅认为宜忍辱负重，待学业完成，再回国报效。秋瑾则认为救国即在今日，拔刀插于桌上，愤然归国。回到祖国后，她于多所女校任教，又与徐锡麟等多次策划反清起义，最终不幸被捕，在家乡绍兴英勇就义。秋瑾死后，鲁迅在《病后杂谈》中沉痛写道：“轩亭口离绍兴中学并不远，就是秋瑾小姐就义之处，他们常走，然而忘却了。”鲁迅小说《药》中的夏瑜烈士，其名字便是与秋瑾对仗。

从绍兴回来，我整理了一下书房，故意将孩子们叫在一起，问他们昨天拜的什么师？并让每人给我的书房起个名字，顺便试试他们的才情。谁知道大宝故意调皮地说：“我拜的先生好像叫鲁班，就叫鲁班书屋。”二宝紧随其后，也嬉笑着说：“是鲁智深，应该叫智深书屋。”只有小宝很认真地说：“我们参观了鲁迅先生小时候的学堂三味书屋，要么也用这个名字？”妻子笑道：“这个名字名气太大，咱这书房可担不住。”看着这其乐融融的场景，我把孩子们揽在怀里动情地说道：“你们都是我的宝贝，而且放假时常在这里复习功课，书房就叫三宝书屋吧！”



火之舞 人民视觉

川海文心

■曹阳春

韦署是突然病故的，一口气没上来，逝于法云寺的官舍。韦署有个独子叫韦式己，父亲意外离世后，他哽咽荒迷，不知所从。韦式己的两个妹妹，此刻仍在遥远的大西北，即使邮差快马加鞭，她们也要等上好几天，才能收到从扬州紧急发出的丧信。能够投寄的亲友，全在关中，这偌大的淮南，这空寂的佛寺，留给韦式己的，除了无尽悲泣，便是仰天摧绝。

韦署最后的官职是法曹参军，在扬州大都督府里，属核心僚佐，地位仅次于长史和司马。年逾七十，他才晋升到这个岗位。入府之前，他做过天长县丞，还曾到府里挂职，具体处理抓捕盗贼、畅通驿路等事务。

韦署没有私宅，他一直居住在法云寺的官舍里。不少异地就任的公职人员，他们当时

来到扬州，生活上的落脚点，常与各大寺庙有关。法云寺位于罗城中央，水陆交通方便，市井风情璀璨，忙碌了一整天以后，这里是理想的休憩之所。

韦署的灵柩，自八月十三日到八月二十七日，在法云寺里足足停留了十四天。每天一抬头，不管有意无意，韦式己总能看到那两棵沧桑古桧，它们像巨伞，一左一右，撑在寺院门前。这两棵古桧，算算年纪，当时也应该有四百三十六岁了。

植桧之人，据说是东晋的谢安。坐镇扬州之前，他的身份，是高隐、大儒、宰相，于名门望族当中，他是一面迎风飘扬的凛凛旗帜。他的从兄谢尚，也就是著名的镇西将军，在扬州，曾有一座私宅。抵扬后，谢安简单收拾收拾，搬进了这座私宅。或许是对气节的推崇，或许是对长寿的渴望，亦或是要模仿孔子，要亲手兴建一组永放光芒的思

古桧如塔

想之塔，入住不久，谢安便在大宅门前，栽下了两棵令后世无数文人神魂颠倒的桧树。

谢安的姑母也住宅子里，她后来出家为尼。这宅子经几番改造，慢慢变成了一座规模可观的寺庙。姑母更名为法云后，寺庙也就跟着叫法云寺了。

法云寺的殿阁与厢房，屡修屡毁，唯有这两棵古桧，被风雨侵蚀了四百余年后，反而显得更加苍劲雄健。为了感念先贤之德，唐代那些赫赫有名的文士们，常借这两棵古树，追忆谢安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为扬州百姓所付出的努力。城北湖泊，每逢春夏，洪水肆虐，谢安克服重重困难，筑成了涝时能泄、旱时能蓄的平水埭。于是，大片农田连年丰收，低矮的屋舍可以高枕无忧。人们将谢安比作西周的召公，称其埭为邵伯埭，称其湖为邵伯湖。漫步湖畔的颜真卿，遥望古埭和祠

庙，钦佩之情汨汨流淌，他摊开纸张，恭恭敬敬地写下了有名的《邵伯埭谢公庙碑》。此碑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妙品，即使黄庭坚这样的大家日夜临摹，也不得其神。

法云寺的古桧，因谢安手植，因谢安筑埭，经过历史和岁月洗涤，早已超越了尘世。它在纷繁的古扬州城里，一次次为迷惘的民众点燃了希望。

刘禹锡见过双桧，它们郁郁葱葱，含烟吐雾，是禅客眼中的金殿，是将军阵前的画旗。从主干到高枝，双桧积满了力量，在空中如龙，在地上似象，它们往那儿一站，便是威严，便是依靠。张祜也见过双桧，那是一轴恬静的长卷：清晨，丹顶鹤落在树梢上，白眉僧朝新发的小枝贴面私语；入夜，秋云和树影轮番浮动，不一会儿，从风檐西边，传来了噼噼啪啪的雨点声。温庭筠有些谦逊，与双桧对视，

他不敢题字，说得王羲之来，他也不敢作画，说那是顾恺之的活儿。大诗人遇到古桧树，竟像个孩子一样，变得胆胆怯怯。

双桧高耸入云，不论昏晓，均浓阴盖地。它们守在法云寺门口，文人的诗句能听得一清二楚，武夫的莽撞与对抗，也瞧得仔仔细细。法云寺的官舍，常要腾出一些，留给韦署他们，更多时候，尤其兵乱年份，这里真正的主角，一大半是各路军队。战事越烈，法云寺里便越喧闹。以至于一不小心，宋代的某一把战火，将这两棵桧树给呼呼烧尽了。

桧字，一解拨火棍。没想到法云寺门前的双桧，在看穿万事后，竟拨不了自己的火。韦署享年七十四岁，在唐人中算高寿；双桧被燃毁时，起码七八百岁，在树木中亦算高寿。可这一人一树之存，于苍茫世间，都只不过是匆匆一瞬。